

劍痴書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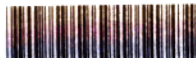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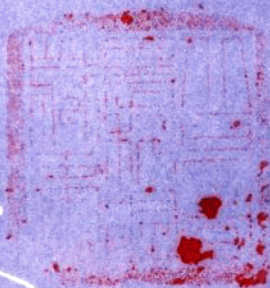
熊沐著

上



天南地北系列

劍痴書狂



市农科院图书馆W000641

SCK 90/01

目 录

第一卷

- 一 怪物 (1)
- 二 送礼上门 (12)
- 三 大吃 (21)

第二卷

- 一 主人 (31)
- 二 煞气 (40)
- 三 津门一绝 (48)
- 四 恶魔方无主 (59)
- 五 四绝 (69)
- 六 坐怀男人 (78)
- 七 英雄大会 (87)
- 八 阴食阴色 (96)

第三卷

- 一 痴三 (106)
- 二 正义在手 (115)
- 三 璧人遇怪物 (124)

四	主狼奴不舍	(134)
五	怪物怪行	(143)
六	洛水之神	(152)

第四卷

一	形影之恋	(162)
二	杀门	(171)
三	陷阱	(181)
四	红线是刀	(190)
五	小丫	(199)

第五卷

一	恶行	(208)
二	说不清	(218)
三	床第私情	(227)
四	藏玉山庄	(239)
五	九十九刀杀不死	(250)
六	新的五丑	(259)
七	金盆不净手	(268)

第六卷

一	凶案	(278)
二	衷情泣诉与美人	(287)
三	病姑娘	(297)
四	邪魔歪道	(306)

五 夜淫	(314)
------------	-------

第七卷

一 先手	(324)
二 天天搂着的男人	(333)
三 意淫	(342)
四 兄妹	(352)
五 宁为情死	(361)
六 怒火中烧	(370)
七 吃菩萨	(380)
八 吃掉心上人	(389)
九 枕边风	(398)
十 老不正经	(407)
十一 夺巢	(417)
十二 色胆包天	(426)

第八卷

一 杀人灭口	(436)
二 拦劫	(445)
三 残杀	(454)
四 推波助澜	(465)
五 落井石	(474)
六 女人是丈夫	(482)

第九卷

一	交换	(493)
二	暗室欺人	(501)
三	怒其不争	(510)
四	扶不起来的阿斗	(518)
五	夫妻跪求	(526)
六	不能淫	(535)
七	阴阳气	(544)

第十卷

一	杀人不肯看溅血	(552)
二	妒心老	(560)
三	狡兔搏鹰	(570)
四	新婚急变	(579)
五	煮熟的鸭子会飞	(588)
六	美人计	(597)

第十一卷

一	江门遗恨	(606)
二	人为情死	(615)
三	死劝	(623)
四	摧花人	(632)
五	父子有情	(639)

第一卷

一 怪物

几个男人，坐在酒馆。

是无聊的男人，他们在等。

看得出是有身份的人，一个有胡须的，大约六十岁，直捋他那儿根胡须。一个年轻人只有二十岁左右，他最没耐性，一会儿一看，看门外，看窗外。

等什么？

茶也凉了，叫添了几遍，再叫也无味，就只看。

看来没来人。

这是中都境地，在宋时，这里是金国的地方，叫中都，是金人的习惯。

看来了一个人，那人一到了酒馆，便看到老人不捋胡须了，只是瞪眼看。那年轻人攥紧拳，手上的青筋也暴出来。

来人其貌不扬，真叫那几个等他的人失望。

他的头很大，大得有一点儿显沉，脖子细细，挑一颗大头颅。他的身上是一件直裰，一种只有下等人才穿的直裰，且是粗布的。

这人一见酒馆里只有这几个人，不由得心里失望，他嘟出声儿来：“这么几个人，有什么好耍的？”

那个老人见他失望要走，忙起身说道：“人不在多，有玩艺儿的就行。”

他一说完，那个瘦子说道：“有玩艺儿，有玩艺儿，我怎么看不出有多少玩艺儿？”

他一句话说完，那个年轻人便叫道：“怎么没有玩艺儿，我玩一个你看。”

他像是久久等着，只等着这个瘦子来，他一跳便跳到桌前，拿出一只铜碗来。

他把铜碗放在桌上。

瘦子笑笑，索性坐下看他弄玩艺儿。

这年轻人看看老人，心里更笃定些，他把铜碗放在桌上，长长地吸一口气，把手指伸出去，一探。

便见出奇怪来了，那一只碗不动，却在碗里出来一阵阵沙沙响声。

原来那个年轻人把铜碗弄瘪了，再捅得狠些，便把那铜碗弄得漏了。

众人一见他年纪轻轻，便有这一手本事，不由得喝一声彩！

年轻人好生骄傲，他看看瘦子，直着脖，回桌旁坐下。

瘦子摇头，说道：“这玩艺儿平常，没什么好玩的。”

他漫不经心拿过那一只破铜碗来，举起来看看。那铜碗的底儿漏了，看出一个小小的洞。

他说：“不能胡弄，这么好的一只碗，弄坏了可惜。”

他拿手指轻轻一捅，那碗再漏一个洞。再捅再漏，最后这一只原来好好的碗竟在他的手下弄得像一片筛子。

他大声道：“不好，不好。”

众人看他，竟是在众目睽睽下，把那一只碗捏捏弄弄，一会儿，那只碗好了。

仍是一只完好的碗。

那个年轻人本来傲然四顾：此时一见他弄起来像是玩笑，把一只碗弄坏，再修好，只是须臾间，不由得大惊。

众人更是爆出一声好来。

老人笑笑，他坐在桌旁，看着那桌子，突地一拔，从他的胡须上拔下一根，把那一根胡须放在桌上。

众人看他怎么玩。

那瘦子也惊奇地看他，好好的，拔胡子做什么？

只见老人把手放在桌上，他的手一动，那根胡须便飘动起来，在空中飘拂，来来去去，很是自在。

瘦子看着这根胡须，有些动容。

这老者的本事惊人，他的这一手功夫，在江湖上也是罕见，他的内功造诣让人惊叹不止。

瘦子看着老人，突地一伸手出去。

众人不知他伸手出去做什么，只见那一根胡须也仍是飘拂，但当他的手一拿回来，那胡须便慢慢飘落了，老者的脸通红，他的手在空中用力，筋也暴突。可他无论怎么发狠，那一根胡须再也不听他的。

胡须落在桌上，噗噗地暴成了三截。

听得到那响声不小。

老者看着瘦子，瘦子看着老者，他突然很不恭敬地张大了嘴，向天很痛快地打了一个哈欠。

众人很失望。

他们又白等了，这个瘦子每三个月才在这酒馆里出现一次。

这一次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可他又打哈欠了，只要他一打哈欠，就要回去睡，再也不

看他们的玩艺儿了。

他的眼睛睁不开了，要起身走了。

忽地，那老者叫道：“等一等！”

那瘦子的脸上出现了责怪的神情：等什么，就只是这一点儿玩艺儿，还等什么？

有一个姑娘从帘后出来了，她拿着四只碗，把那四只玉碗放在她的脚上。

就见她把脚抬起来，那四只碗都在脚上，姑娘拿起一只酒壶，远远把手扬起，唰地一倒。

酒浆倾出，如一条水线！

但见那姑娘的脚不时地抬起，脚一闪一闪，忽悠悠地抬起落下，一会儿便看得人眼花缭乱。

再看那姑娘，她的脚向上一抬，一杯酒平平地飞起，直射向瘦子！

瘦子正欲去接，那一杯酒忽地在空中停滞了，像是有一些犹豫，不想向前再飞。

后面的酒杯可是不管它，一直射出来！

四只杯，杯撵杯！

那瘦子看着，脸上忽地露出一丝笑意。

他站起来，手伸出去。

他的手一吞一没，须臾间，那四只酒杯皆没。

众人看着他，见他一切均不看在眼中，不由得深深失望。

再弄什么，能叫他看了在意？

一个壮汉喝道：“等一等！”

瘦子看看那大汉，他坐下了。

大汉回头瞅一眼老者，他像是下了决心，走到了那瘦子眼前，把他的手伸出去。

这是一只大手，一只如扇的大手。

大汉另一手腾空，拿出一只袋子，袋里是七八把刀子，那刀细细的，长长的。

大汉叭地一声，把刀扎在手上。

血流。

大汉再抓起一把刀，再扎！

叭，一刀扎上，那手上已扎了两把刀了。

瘦子看着大汉，他的眼里忽有地一种厌恶的神情，他说道：“这也算是玩艺儿？”

大汉眼也不眨，他说道：“你知道一只人手能扎几刀？”

瘦子不语。

大汉沉声道：“十七刀，一共可以扎上十七刀！”

他叭叭叭再扎上三刀。

血糊满了桌面。

瘦子突然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说道：“天也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他刚刚站起来，便见到他的眼前一黑。

眼前布满了人，人挤人，人挨人。

老者站在最前面。

他说：“我求你了，我们主人有难，你去救救她，好不好？”

瘦子说：“我也有难，谁来救我？”

老者说道：“如果你有什么难处……”

忽地他噤声了。

这人是他们一心求助的人，他要是有什么难处，他们怎么能帮得了？

瘦子说道：“我这个老怪物的难处，就是一见到没什么新鲜玩艺儿，就犯困。你怎么帮我？”

众人中，有一个细长个子说道：“怪人，你帮不帮我们去救主人？”

瘦子说道：“我不去。”

一只手血淋淋的大汉眼里似有泪水，他说道：“你不帮我们去救主人，我的手就白流血了。”

那姑娘看着他，忽地说道：“我们不求他了，他是冷血人，怎么会帮我们？”

瘦子大声道：“对啊，我是冷血人，人都叫我是怪物，你说

怪物会不会帮别人？”

老者正色道：“人都知道你是怪人，可我知道你是谁。”

怪物看着他，奇道：“没人知道我是谁，你知道么？”

老者笑笑，说道：“我认得一个异人，她说出了你的名字，你姓柳。”

这瘦子的身子一抖，他是被人说中了心事，方才露了真情，还是他听老人说出一声姓柳来，让他大大吃惊？

他说道：“我告诉你，我不姓柳，江湖上的人都叫我怪物，你知道怪物是什么？就是我……”

他摇着身子，慢慢走出去。

他走得很慢，慢得不像是人行，他一边走一边说道：“有巨剑干将，还有宝剑莫邪，世人谁识？我看天下无剑，天下无人。”

他再走，说道：“只有琼楼玉阙，宫中寒彻。我欲与人分说，难得一解。”

他是一个怪物。

看他神色，分明是一个年轻的人。

但看他的头发，竟是满头皆白。

他在街上走，满街的孩子看到他来了，都是围他起哄，叫道：“怪物，怪物！”

孩子们叫嚷：

“北方雪白，
南方藕白，
怪物头发白！”

他低声道：“怪物头发白，怪物头发白！”

老者与他的几个从人跟着他，一直跟到了他的屋子前。

他的一所房子。

说是房子，也算是房子，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棚子，他睡在那棚子里，便占了大半地方。

他躺下了，说道：“我醉欲眠君且去。”

忽地，眼前有一个女人，一个满头都是头发的女人，看不清她的长相，她的头发太多了，在她的脸盘前，她的面颊上都是黑黑的头发，缠来绕去的。

她说：“你能不能动一动？”

“动什么？”

“我坐一坐。”

他不动。

那女人吁一口气，很小心地坐下了。

如果她不小心，便会坐在他的脸上。

她说道：“老远处，有一个阵，那是一个叫做小武侯布下

的。他布下了那个阵，在阵里困了许多的人。他说他要拿那些人玩。你去不去看一看？”

“不去。”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

他看着这个姑娘，她的身体有一种体香，他轻轻地一嗅，说道：“香，你弄这香气来，我怎么睡得着？”

姑娘说：“你不能天天睡，你知道不知道，从前有一个巧手的女人叫南三的，她的手艺是怎么练出来的？她天天在夜里不睡。”

他说道：“那就怪了，她不睡，干什么？”

姑娘悄声说道：“看针，天天夜里看针。直把一根针看得大如走马，她才练成了一手绝艺。”

他说道：“那屋角有一根木棍，是我拿来挑衣服的，你就看它好了。”

他睡了，一会儿便发出了鼾声。

他睡得很香。

偏有人不让他睡。

哗——，房子倒了。

奇的是，倒下的房子竟是没有一块土落在他的身上，也没有一块土落地。

所有的房子的土与房子的木架都被卷走。

他仍躺着，但这一回看得到天，也看得到星星了。

老者说道：“如果你不帮我们，我会让你什么也做不成。”

瘦子说道：“我本来什么也没做。”

老者说道：“你从前不是这样子的。”

瘦子说道：“我从前不是怪物，如今我是怪物了。”

老者说道：“我家主人是一个好人……”

瘦子一顿，说道：“天下好人多的是，我看到的都是好人。”

老者说：“你要不帮我们，你的睡处也没了。”

那个一只手扎坏了的大汉上来，扯掉瘦子的吊床，再点着火，把那吊床也烧掉。

老者漠然道：“你的床也没了，你再也无处睡了。”

瘦子说道：“一个怪物，睡哪里不是睡？”

他坐起来，对老者道：“主人给你们银子不给？”

老者一愣，不知此话从何说起。

大汉说道：“我家主人是世代的主子，对我们恩重如山，岂止是给我们一点儿银子？”

瘦子叹气道：“这就对了，他给你们银子，不给我银子，是不是？他不给我银子，我就不必帮他，是不是？”

老者恨声道：“你……你……”

他说得也对，老者的主人就是老者的主人，与他怪物有什么干系？

瘦子躺下了，他如今已是席天幕地，他悠然道：“我再也不会与你们说话了，你们愿意做什么，自去做好了。”